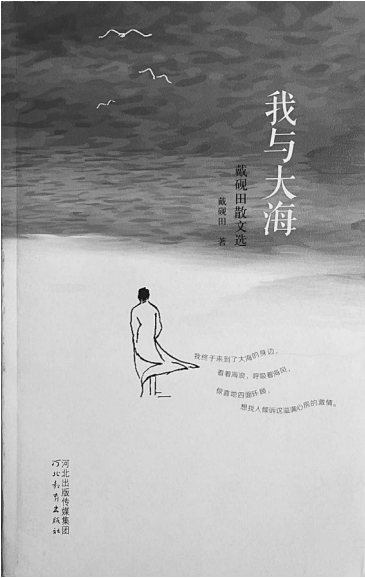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□ 刘国震

接到老作家戴砚田先生的来信,告知我他的《我与大海——戴砚田散文选》已经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,并嘱我作序。获悉这个消息,我心中的欣喜与激动,不亚于自己的一部新著出版。而对于先生作序之邀,又甚感忐忑。近年来,一些同辈作家,甚至比我年轻的青年作者邀请作序,我大都婉拒了,总担心自己浅陋的文字有负友人的盛情与期待,何况是要给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作家作序。当我把自己的想法通过微信告知戴老师时,微信里传来了老先生那熟悉而亲切的语音。

围炉夜话的时光

□ 刘云燕

我的童年,曾在乡下姥姥家住过一段时间。一个城里孩子初来乍到,看哪儿都稀罕。每每遇到大雪封门,姥姥要先把门口的积雪扫开,推开大门,院子就成了我的乐园,可以堆出一个大雪人来。

雪人堆好了,我却冻得鼻头通红。看到姥姥坐在火炕上,已经把饭食准备妥当,我就淘气地将冰棍儿般的手摸在姥姥身上。姥姥假装生气地说:“这疯丫头,快洗手,上炕去!”农村的火炕是我的最爱,只要你脱了鞋,“咻溜”一声钻进被子里,顿时一股暖流袭来。脚慢慢地有了知觉,脸也发红发热起来。

每到冬天,舅舅都会准备足足的煤渣,亲自动手打成煤饼,堆在向阳的窗户外。到了最寒冷的季节,这些煤饼就填在炉火里,整个屋子都暖起来。屋子里弥漫着煤烟的气息,混合着饭菜的香气,当时说不出那是什么味道。如今想来,该是温暖的人间烟火气息吧。

我们的饭,也是在火炕上吃的。炕上摆一个小木桌,大家盘腿而坐。一边吃着粗茶淡饭,一边听着窗棂外呼呼的北风,姥姥说:“明天怕是还会下雪呢。你不能到处乱跑了。”我假装点头,心早不知道又飞到了什么地方。姥姥家的窗户没有玻璃,是用纸糊成的,根本不透明。我总是淘气地想,如果戳个窟窿眼,就看到外面是什么天气了。

吃饭罢,我们还会围着火炉,坐在火炕上聊天。这时节,姥爷经常会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看会儿书,再给我们讲个故事。姥姥手上永远有忙不完的活计,瘦小的女人似乎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刻。姥姥家火炕的一侧墙上,有一个壁橱,里面有很多黑白相片,泛着黄渍。姥爷会给我们讲那些人,以及他们的故事。窗外寒风呼啸,窗内温暖如春,我们围着火炉,慢慢地聊,似乎漫漫长夜,可以有大大大把的时光可以挥霍。

姥姥可不会亏待我们这些孩子,每到晚上,都会小心地将收获的葵花子拿出一些,放在火炉边上烤,顺手再放上两个红薯。不多时,红薯的香气就散发出来。我们心急地上手去拿,总会被烫得嘬牙花子。

偶遇节日,姥爷和舅舅还会打来几两小酒,就着简单的小菜,开心地聊上半夜。虽听不太懂大人们聊的话题,可那种温暖的感觉,那种安稳而妥帖的感觉,总是出现在梦里面。似乎任凭窗外如何狂风暴雪,属于我的,只是这一片温暖和安宁。在大人们的低声交谈中,我早就迷迷糊糊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在那个没有电视,没有电脑,没有手机的年代,人们在昏黄的油灯下面,烤着火,聊着天。时光过得很慢,冬夜似乎极为漫长。后来,偶然读到清代王永彬所写的《围炉夜话》。他说:“寒夜围炉,田家妇子之乐也。顾篝灯坐对,或默默然无一言,或嘈嘈然言非所宜言,皆无所谓乐,不将虚此良夜乎?”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围炉聊天的时光,缓慢,悠远,宁静,又温暖。

他陈述了此书一定要由我作序的理由,真切,坦诚,炽热,像初春细雨般滋润着我的心扉,一如27年前我们初次见面时,老先生对我这个青涩的文学青年的厚爱与鼓励,使我油然忆起我与先生从相识到相知的那些温馨而难忘的岁月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还在家乡读中学。一个美丽的夏夜,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一篇配乐散文,题为《岁久莲更香》,那优美的意境,深挚的情感,动人的旋律,以及女播音员那声情并茂的朗诵,深深地打动了。此后,我又在河北省文联主办的《小荷》文学杂志看到了这篇作品荣获首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的消息,我在新华书店里购买到一本创刊不久的《诗神》杂志,在著名诗人雁翼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抒情短诗选》里读到组诗《露珠集》,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诗海采珠——1985年新诗日历》中读到一首题为《自勉》的短诗……从此,我心中牢牢地记住了一个令我仰慕的名字:戴砚田。

1990年,我在军校学习时,在《新闻出版报》的报眼位置,读到一篇特写《诗人改行》,得知戴砚田先生已经离开他亲手创办

并任主编的《诗神》杂志,转而去河北省群艺馆担任副馆长兼《大众文艺》主编。这年下半年,我回原部队实习时,得知《大众文艺》编辑部就在我们部队附近,便带了几首习作诗稿,不揣冒昧地前去拜访戴先生。初次见面,老诗人的热诚、谦逊、和善、质朴,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。临别时,我请先生题字,他不假思索,大气、秀美的文字就从笔端流出:“战士的威武雄壮,青春的微笑低语,都在你心灵幻化的诗句之中,为我们祖国文坛添彩,就是幸福了!”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位前辈作家。先生的教诲与鼓励,在我此后业余文学之旅的漫长跋涉中所起的励志作用,是不言而喻的。也是从那时起,我有幸成为戴砚田先生诸多“忘年交”中相知甚深的一个。与其相识之后,才得知我们这一代人受惠于他的艺术滋养,要追溯到孩提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。那时,让我们着迷的抗战题材系列连环画《雁翎队的故事》,就是根据他组织创作并任责编的两册同名故事集编绘的……

戴砚田先生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从河北走向全国的第

一代有成就的诗人,他与何理、刘章、浪波、申身被文坛同仁称为河北“诗坛五老”。戴砚田先生大半生都在从事“为人作嫁”工作,并非十分高产的作家,但他的勤奋与执着,才情与赤诚,使他捉闲逮余地给世界、给文坛留下了诸多独具特色的瑰丽诗篇与锦绣文章。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并没有遮掩其散文艺术的光彩,其灵动清新、温柔敦厚的诗笔,为他的散文注入含蓄蕴藉、意蕴悠长的特色。

戴砚田先生的散文,是心灵与自然有机契合的艺术佳构,从中可以感悟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丰富细腻的心路历程,领略新中国几代建设者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,谛听时代的脉搏和生活的足音。对多彩生活的热爱与美好理想的追求,犹如一条红线,将他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连缀起来,成为一串熠熠生辉的五彩宝石。正如他在《戴砚田诗文选》后记中所说的那样:“我爱山爱水,爱祖国的一草一木,爱每一位善良的人,爱和平安宁的生活。”值此戴砚田先生的散文选集问世之际,我愿与广大读者一道,再次走进先生编织的艺术世界,感悟其“爱的期待”,谛听其“美的呼唤”!



乡村的年景

□ 戴振福

冬季的乡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遭遇大雪的“厚爱”了。大雪封门只存在于二十年之前,至少是在我很小的时候,或者是在须髯老人对遥远往事的回忆中。

时常听说地球上的生物在逐年减少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因为我们周围的动物,在我们并不久远的经历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消失的过程,比如黄鼬和“大头狼”。少年的时候还能从大人的口中听到它们神秘的行踪,但是现在已经消失得不知所踪了。还有狐狸,要想知道它的生活,只能在童话故事里去寻找。

□ 刘朝彬

谁能把一个打字员与冰心散文奖获得者联系起来?可韩冬红把它联系起来了!2019年1月15日,河北省公安文联作家专业委员会第四次扩大理事会在三河召开,在下午的恳谈会上,冬红被点名谈获得第八届冰心散文奖(单篇)的创作体会。冬红洋洋洒洒讲了一小时零七分钟。她讲自己如何与散文结缘,如何在大家的帮助下“按葫芦画瓢”,却不得要领,怕丢丑的她从此不厌其烦地把时间放在反复修改稿子上,从散文爱好者,成为冰心散文奖获得者。冬红用词信手拈来,侃侃而谈,语气娓娓动听,真让我不敢相信她是当初打字

的韩冬红?!

在我印象中,冬红是稚嫩、活泼、伶俐又任性坚毅的女孩。30年前——1989年,当时我在邯郸市局政治部从事公文写作,恰好冬红从外单位调入打字室当打字员,我撰写的简报和给局长、主任写的讲话稿等,几乎都是她用铅字打字机打出来的。那时候我写的字潦草了,她找我问:“刘哥,这个字读什么呀?”“这个词是什么意思?”

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,这点在东红身上尤为突出。14日下午,我开车接冬红从北京西客站向三河的路途中,感觉现在的她很健谈。一路上她不停地讲她爱上写作开始创作的故事,讲她93岁老母亲诙谐的语言和善良感人的故事,

孩子。没有年轻人的乡村像是没有了雨水滋润的树木花草,总是缺乏了生机和活力。好在,年节就要到了,年轻人将要回乡,乡村将要沸腾了,将要结束整整一年漫长的孤独,但是,好景不长,过年之后,年轻人又像流水一样流向远方,乡村又会恢复到长长的孤寂中。

袅袅升起的炊烟像是乡村伸向空中的手臂,又像是伸向空中的触须,感知着大自然的脉搏,将美丽的花朵绽放在蔚蓝色的空中,让千里迢迢回乡的人远远地就能感受到家乡的温暖,就能感受到父母、亲人绵绵的温馨。但是,诗一般的炊烟也将消失,走入历史,成为人们美好的回忆。和炊烟一

足见她当年的执着,已经积累为她今日的健谈。

在她谈话中,一位善良的老母亲形象,站在了我面前,我一下子找到了冬红善良的源头。就在我前年作家协会理事会上冬红加了我的微信。去年,我病重期间为了散心去了永年老城钓鱼,在别人一直钓不上鱼的时候我钓上了一条大鱼,欣喜若狂,发了朋友圈。冬红看到了我发的微信后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说:“刘哥,那鱼不能钓的,那里有很多是放生的鱼,把鱼放回去吧。”我听了冬红的话。

在我印象中,冬红是那种对谁都不卑不亢的人。不管我当了科长,担任政委,还是后来升为局长,她始终对我不



心无旁骛追新闻

王晓义

我从上小学起就喜欢通讯报道,大半辈子都在找新闻、追新闻中度过,在各种报刊发表稿件近万篇。如今虽说年纪大了,但追新闻的劲头仍有增无减。不少人都说我写稿产量高,问我有啥秘诀。其实哪有什么秘诀,几十年来,我心无旁骛,一心扑在写作上,耐得住寂寞和清贫,从不追名逐利,更没有把追新闻、写稿件当成负担,当作苦差事,而是当成一种责任、乐趣。

写稿子就得要吃苦耐劳,那些年,每逢发生重大案件,不管白天黑夜,还是刮风下雨,我总是拿起采访本就走,和民警弟兄们一起摸爬滚打,无数次亲历破案,无数次参与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,在掌握大量素材的基础上,我及时准确地将民警们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写出来传播出去。熟悉我的人都说,我满脑子里装的都是稿子,这话并不过分。平时,我除了做到闻警而动,随警作战,经常深入一线采访外,还密切注视社会治安动态,留心察看基层所队报送的各种信息材料。每当一线民警来机关办事,只要让我碰上,总是热情地约他们到自己办公室坐坐,聊聊基层情况,从说话唠嗑中发现重要线索,只要有新闻价值就毫不放过,马上进行捕捉,很快写出报道。

多年来,我虽说在分局从事文秘工作,但每天的工作绝不只是单纯写报道,还要完成其他繁重的任务。因此,我平时写稿的大多数时间是在晚上,往往一写就到了深夜,而第二天照常工作。连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多少次了,当我躺在床上或在半夜睡梦中,突然来了灵感,想起一个词,一句应修改的话,或一个称心的标题,总是兴奋得立即开灯下床捉笔写上。我多年来已养成一个习惯,窗台上经常放着笔和纸,爱人起初责怪我半夜撒癔症,到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。节假日对于别人可以说是休闲的日子,而对于我来说,正是写作的黄金时段。翻开一本本厚厚的剪报册,我自己心里最清楚,大报、小报刊登的不少稿件都是自己在节假日里写的。写稿甚至忘记回家过年吃团圆饭。多年来,分局值夜班的同事们没有人见到我看过电视,玩过扑克,下过象棋,而看到的只是我办公室彻夜的灯光。我长年握笔的手指早已磨出了茧子,孩子上了十几年学,我接送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家里的木头阳台窗早

(作者单位:唐山市公安局古冶分局)

(作者单位:南皮县公安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收教所)